

65466



图放正库

重刻七雄策纂引



敬甫穆考功彙其所著書八種為

一帙名曰逍遙園總編余購得之

携至維揚以便觀省間示督學詹

公鹽法陳公俱各大加賞譽而七

雄策纂者繕刻頗未工於是陳公

惜其為狐裘羔袖而慨然捐俸重
刺之字依宋板役用吳人比於余
所梓春秋戰國評苑尤稱善本而
人羨愛矣乃陳公命余引其端以
發同好之意願余不佞無足為役
乃認為之言曰昔人謂食肉者不

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蓋言馬之毒
在肝食之或至殺人故食者禁之
然其味之美擅於全馬往亦為知
味者不棄故比之於書若曰戰國
從衡壞人心術不習其說者不為
不知今古嗚呼此言似矣然而未

達也胡不曰太牢肥羴黃茂佳蔬
少食之則皆養人多食之則皆殺
人顧食之者何如耳而何獨忌於
馬肝故深山之中羴豹終歲而食
一人則人必忌之至於室中之事
傷人者甚多乃玩之而不知然則

馬肝羴豹亦不幸而為人所指名
耳豈其利害之勢本然乎知此則
知諸策士之謀於是乎不可廢矣
夫以戰國之世得士者昌失士者
亡士生其間而能以功名顯者如
儀秦之捭闔從衡誠無足道若夫

魯仲連之却帝射書千金弗受拂
衣東海允為古今之冠張孟談滅
智氏存趙氏舜榮不居則亦即其
流亞觸龍之說趙后宛切動人甘
羅之行張唐利害指掌樂毅之謝
燕王智氏之保身也范雎之報王

稽義士之酬知也虞卿之閉戶著
書賢士之守道也無忌之虛左迎
侯嬴王公之折節也故疆場之士
用之可以駕醜虜諫諍之士用之
可以批逆鱗山林之士用之可以
厲高節搽觚秬苑則雄詞足以華

國借筓席前則竒謀足以濟變揮
塵高座則英論足以絕人故晉人
有艷慕其書者而謂之曰天下之
事惟有戰國策而已此語雖過亦
足以見茲籍之竒而策之言亦有
曰亂不可使治危不可使安則無

取為智士矣考其實信然哉策之
不可廢若此乃徒習於博士之說
以為從衡而諱言之豈不悞乎今
穆公既為策纂使策士生色而陳
公又復梓之為茲籍增價兩公嗜
古崇文蓋相等夷若余案牘之暇

校讐魯魚頗得十之一二則不敢
自謂有微勞於茲籍矣

萬曆十六載首夏日河南道監察
御史東明劉懷恕書

七雄策募序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
六國於洹水上謀仰闕而攻秦者
也北首燕路東指齊疆西臨黃榆
馬陵為韓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豪
有其過半今其人與事雖往而遺

跡尚存故余於耕墾之暇間取國
策讀之參驗合否久之淹貫其事
拈掌可悉乃隨意所至採隲括數
語捫闔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
正道而又取縉雲鮑氏西山真氏
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

拔為八卷名為七雄策纂於是開
府嶧山賈公見而檄梓潼淵而吳
郡金公新至乃竣其事余手之撫
然曰文之顯晦蓋亦有时云夫以國
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唯子
長益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

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談蘇張之說者則人皆視之為魍魎魑魅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歷千石載皆秦灰遺燼豕次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

明弘正間乃刻於大梁而李獻吉

序之為如頭近刻於金陵為再頭今賈公復刻茲集于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策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

在善用故為儀秦而儀秦反覆詐
偽黃金相印遂然日歿於利茲孟
軻氏之所謂妾媼也為仲連而仲
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
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
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

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為大帥以
聶政朱亥荆軻為編裨以甘羅樗
里子張孟談為奉使以觸龍虞卿
知果却疵為輔導則固不必借才
異代而治道可登於上理矣夫遺刃
亡鏃戟闕之具皆良材也斑劍紋琴

七九集卷之五
塚中之物皆珠器也而何必戰國之
士不可用哉矧其文詞變化無漸
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
蒼然其氣沛然又猶虎豹之皮而
以為君子之容而蛇珠犀角象齒
翠羽足以華服御而助觀美者也

而擗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
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
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
術而又以之續餘為文顧不大善也
耶自洵為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
衡者也今余慕其書而又為策士解

朝人之謂我其又何如

萬曆十四年，端陽日，前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撰

重刻七雄策纂序

今博士家勦襲宋儒緒論大都鄙國策而宗秦漢秦漢之文尚矣廼漢所稱良史孰如司馬遷氏遷之作史記也采摭經典上下數千載獨戰國世家列傳輒按策而評焉何則彼其危詞雄辨隱語婉諷類能度時勢當事情闢闔變化奇

而且正道令人有慷慨悲歌勃勃烏虎視
龍騰之想子長即睥睨今古固宜有味乎
七國之雄哉自是班劉梁魯諸家代有選
校徒以儀秦妾嬖卑卑不足道唯其言之
不以人廢故國策猶有存者迨宋譚理學
槩其文詞誣為蕭弱且謂傾危之書壞人
心術寧弁髮之至疾仇之不足嗟嗟宋

儒宗論高標誦法孔孟蹟所注曆豈不
歆掀揭彪炳奉其主於二帝三王之隆
率也武備衰而成功少國之不造大為
元人所訾笑無亦浮慕道德濶略經綸
家詩戶禮修心繕性人人有君子長者
風而當機則眩致用則踈辟諸麟甲鳳
羽儀觀甚都驅之山林功不得與鷹狗同

日語當宗之季也士大夫畢忠罄憲捐
體裂肢見謂臣力竭矣而大事不旋踵以
去有如鄒衍獻計甘羅行役虞卿參謀
荆軻聶政親矢石無忌樂毅田單總元戎
而以天下士仲連者輔導其間即無救
於天亡之數當不至束手揜耳坐視胡
虜長驅中原竟莫敢櫻其鋒而奪之魄

者由斯以譚宋儒不為策士宋之所以興
也其不能為策士非宋之幸也策士在宋
或亦能闡天人說性命儒者經術將為
世用而碌碌泄泄曾不若策士有裨於緩
急嗟嗟此七雄策篡所為作也策篡於
吏部郎東明穆公而制府賈公壽諸梓
同年劉心田氏携之江淮余幸而卒業復

梓以廣其志而運長楊君寔贊成云

萬曆戊子閏夏吉旦福建道監察御史

武林陳禹謨撰



七雄策纂卷一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西周

司寇布為周最說周君

赧王親王子徙都鎬京為西周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

肯為太子也

齊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最時讓立周以不肯立告齊

臣為

君不取也函冶氏

鐵為齊太公

田買良劍公不知善

穆文熙曰布之為最游說不足道然謂太子不可獨知則深有得于重國本之道焉

契猶符驗也

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

雖千金猶

為虧折其價

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

欲使眾識其良

今君之

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

齊王之謂君實立果。

亦周子

而讓之於最。

讓飾說也

以嫁之

於齊。

言欺齊

君為多巧。

詐最為多詐。

心欲之而

君何不

買信貨哉。

可信之貨非獨知也

奉養無有愛。

吝

於最也。使天下

見之。

然則立最信矣

游騰為周說楚

秦令樗里疾

秦惠王弟

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

敬楚王。

懷王

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

周人

謂楚王曰：昔

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

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

聲

言伐楚，其實襲

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

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

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

恐一日之亡國。

恐秦亡之

而憂大王。

為楚王憂

楚王乃說

蘇代為周說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

穆文熙曰：游騰對楚雖則權辭，實為防變之策。衛疾實囚何其婉而切也。

穆文熙曰無徵甲粟所以不示楚病與之高都所以激秦之怒上策易識下策難見故公仲始而終善之

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謂楚王懷曰韓氏罷于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

陸深曰一語凡五出而不厭

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綦母恢為周君取溫圍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

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

救魏王

昭

以上黨之急辭之

意者有趙兵

周君反見梁圍

林池

而樂之也綦母恢

周人

謂周君曰溫圍不下此

溫屬

河而近

近

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

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

主也猶為天子故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

扞也無為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

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魏王

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為周扞

秦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私元作利溫

囿以為樂得戍公也得囿私也必不合于秦臣常聞溫囿之利

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數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

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羸

四十金羸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致溫囿于周

君致送也而許之戍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

皆白起是攻工字通用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

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

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

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

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

陸深曰善射不
然之詞教射客
欲教以射也

子支左屈右

支如支撐之支左右謂臂

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

不以善息

百中善也此時宜息

少為氣力倦弓撥

反也

矢鉤

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

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

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

不若稱病不出也

東周

顏率為周欺齊以遏秦師

惠公威公子封於鞏號為東周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

臣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

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

即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

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

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

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

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

武安杜郵之禍蓋基之于善息

矣

陸深曰秦之問鼎本以窺周不可謂無但願率至齊請救與却鼎事則似好事者飾之且其文大捺縱為不類而中間寄徑於楚尤可疑也

沙海之上其日夕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夕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一作醢醬醃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効鳥集鳥飛兔興馬逝灘然止於齊者離滲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士卒服所以備者稱此士衆具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

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周累說景翠背秦援韓

秦攻宜陽

秦武三年攻宜陽

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何如對

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

士之有材

武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

山而救之

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

秦必無功對曰甘茂

下蔡人仕

秦秦羈旅也

集韻羈旅寓也

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

言且相秦

穆文熙曰秦韓相拒權在景翠翠有秦私故宜陽可按周累之

辭蓋以利害動之而堅其救韓之心也

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

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

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

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

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私故說之云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因而

攻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

寶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者。策。屬濟陰韓氏果亦效

重寶景翠得城受寶而德東周。

蘇子說西周下水於東周

東周欲為稻。為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東周患

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

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

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

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

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于上則仰

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

之金也。

鄭朝為周取祭地

鮑彪曰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遊說西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

與左傳事相同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金復取之。周君子之。

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

卜譴之曰。譴。謫也。問也。周之祭地為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

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

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

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

穆文熙曰。有鳥無鳥之處。易見而且為大人者。難識。故必有杜

赫之論。而後景翠可重。

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

無可以求。求之無益。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

且為大人者。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馮睢為西周殺宮他

宮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

輸言委。以告之。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

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為反間書。以遺之。

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父

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

穆文熙曰。馮睢之遺書。宮他乃兵法之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其告候者。蓋令吾間以告彼間。

者也均之謂反
間而傾危甚矣

當人者矣。候得而獻東周。

得其人與書

東周立殺宮他。

周文君相呂倉

周文君免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今誹在已，譽

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

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

宮中女，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國人非

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取女也。以掩桓

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之，仲非樂于毀也。春秋記臣弑君

鮑彪曰：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齒見譽者於弑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于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穆文熙曰：此引春秋謬矣。大臣

可無賢乎。崔子州吁夏徵舒又何必有蓋譽哉。

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

秦

衛鞅相秦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屬弘號曰商

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諱猶避也。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為黥劓其傅。墨

其頰曰黥。截鼻曰劓。其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

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

穆文熙曰鞅之刻深少恩秦雖殺之然實始終用其法而不變以至始皇二世虐焰愈熾遂以滅亡立法之不可不慎也若此

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大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惠文君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

吳師道曰秦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故蘇秦未可得意

有殺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此以下一段叶韻之文

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親也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也辨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書多闇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矣。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明言者教今辨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辨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穆文熙曰。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吞併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為之連衡六國。唯知秦厭內亂。故為

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君相攻。迫也近則杖戟相撞。然後可見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沉于辨。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

之驅逐四貴凡
以中其欲耳比
秦之揣摩成而
六國之厭苦秦
兵者即皆然為
之合從矣

贏滕贏與墨通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

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

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

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

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見說

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

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純白璧百雙黃金

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

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

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

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

相親賢勝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

下從故曰式猶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

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運騎後

之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

以議論入序事

鮑彪曰秦之自
刺可謂有志而
志在金玉卿相
故其所成就適
足誇嫖婦此史
乃極稱誦之惡
睹所謂大丈夫
之事哉

二生定天集卷一

十一

付亮

四百五十一

秦特穿巷掘門鑿垣為門桑戶棊樞之士耳如棊木為之伏

軾搏銜頓銜勒也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

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

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

媵地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媵何前倨而後

卑也媵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

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盍

可以忽乎哉

寒泉子請使張儀

陸深曰末數句乃一篇結構而戰國之習俗蘇秦之人品居然見矣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之號曰蘇秦欺寡人言以虛聲恐之欲

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

負猶侍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

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寡人

忿然舍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告諸侯以不可

一之意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

國家稱國家之美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

命

景鯉反說秦王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

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

聽則殺景鯉。更衍下與不如景鯉者元作是便計也。

便猶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

權輕天下權猶勢也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

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

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

國也。有猶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則

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示天下無楚句甚妙

田華為陳軫說秦王

田華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

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

破舌舌指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

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

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乃遺之美男教之惡

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

今秦自以為王時亦未至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

橫門君秦將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

穆文熙曰：破舌破老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伐謀之意也。

七
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陳軫對秦王之楚

穆文熙曰。順王與儀之策一言。即今人洒然何用多兩妻之談。以文為戲。愈見高手。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為國事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

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

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纏束之對曰。臣願之。

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

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

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

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詭者對客曰。長者

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

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

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

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

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

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

鮑彪曰。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類。群者也。

吳師道曰秦為無道曾仲連不肯帝之彼誠豪傑之士也軫往來其間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為楚謀也而終不能以善楚也

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賈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公孫衍教義渠襲秦

義渠君西羌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猶實義渠君曰願

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亦燒

燒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謂戰則秦且輕使重

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之事義渠君曰謹聞今

命今猶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

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

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

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使至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

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帛作伯地名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

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

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討也周主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按圖藉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我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

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

穆文熙曰周雖微弱名器猶存張儀乃教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如此乎司馬錯之論既過暴亂又致富強可謂正大

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窮故臣

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

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

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蜀川諸侯

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而又

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

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

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

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

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秦兵以鼎

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

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

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

富厚。輕諸侯。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

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相權。子為寡人慮

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臣請

試之。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

者。無大大王。大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唯辭也亦

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閔唯儀之

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

甚厚。言得罪于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

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

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

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異賀。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於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

高誘曰軫之策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于秦也宜哉

吳師道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

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于張儀。言儀必背約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弭止也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也。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廣度為廣直為

為難也儀之肆
意而無忌者知
懷王之愚而軫
之言必不能入
也

洪邁曰齊本楚
之與國宜割地
致幣卑詞謝罪
復求其援而反
欲賂秦以攻之
軫說誤矣

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

小人貧窶之稱
言不能多與

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

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

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

都邑有聞
于時者

與之伐

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

不尚
尚也

言無
所喪

王今以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

國元作

必大傷楚王不聽

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
知楚王之悍也彼安能用

屈原

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

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

陳軫過聽於張儀

過猶
誤記

陳軫為楚媾於秦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

懷

曰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

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

躬
親

治

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

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

主懷
王

以其餘

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

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

思
吳

左右

穆文熙曰秦王
語意微婉可謂
能馭策士

高誘曰詳秦王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今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

穆文熙曰陳軫雙虎之喻以若不忠於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援不言彼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

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今軫

將為王吳吟言不亡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有

兩虎爭人而鬪孟莊子將刺之傳管作下管與止之刺直傷也

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

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者

也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

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一國之覆逆覆逆言不

順于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

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言反

覆計聽無失本未者難惑之也

七雄策纂卷一終

七雄策纂卷二

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扁鵲以醫諫秦王 武王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

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

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也石曰君與知

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如此

穆文熙曰大凡才知之士所見超越為人畫策多為左右所阻則古今投石而走者豈獨一扁鵲哉

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

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

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

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

三縣財賦歸之

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背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

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惠魏文侯令樂羊

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

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

媒孽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

仲名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姓也者而殺

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

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

穆文熙曰其茂不難宜陽之拔而難於樗里公孫之諧故與王為息壤之盟卒之二氏之言不入而伐韓成功可謂識先后著矣

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同帝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其茂而告之。其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其茂攻之。遂拔宜陽。

其茂阻公孫衍

其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

暇與語將置相也。因目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其茂之吏道而

聞之。聞之于道。以告其茂。其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

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

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

之泄也。乃逐之。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吳師道曰告已不如告人機更深險

王兵勝而不驕。霸王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勝而不驕。故

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

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

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

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于

宋。遂為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

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太子申身布冠而拘

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

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同權天下之國徒兩

周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

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言善其後則三王不足四

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

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言行九十里適足以為五十里此言末路之難。今太王

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非楚受兵。必秦

受兵也。皆驕強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

尾字作終字大奇

鮑彪曰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

吳師道曰仲尼之道無道桓文

二推策集卷之三

劉榮

之事者。茲榮惡。足以擬孟子。其言驕者必敗。亦論之常。而較計強弱。則不過以力服人者而已。

陸深曰。此亦戰國之高士。尚在司馬錯下。

援韓以拒秦。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言能輕重四國。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楚秦必為天下笑矣。

客為中期說秦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秦人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者多迂。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甘茂自託於蘇代

昭襄王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于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般塞谿谷。地形險易。盡

穆文熙曰。馮驩借秦以重田文。

蘇子借秦以重甘茂。二事機軸。

頗同而蘇子之說尤為有力

吳師道曰註言不為茂游說然此言激秦王與之上卿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

知之。彼未以齊為韋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為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其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曰。其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其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秦以河東講三國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與齊韓共攻秦。秦王謂樓緩。趙人相秦。曰。三

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

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

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

一名池

高誘曰。緩時相。秦對以公子他之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哉。

吳師道曰緩之不自言他以兩悔言皆稱其主之術

也同鈞均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

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補此二字三國之兵乃

退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淑邑之王襄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不利

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敵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敵

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敵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以

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籬也秦王安能制晉

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

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多兵則非

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

合則齊為二國出兵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

初與秦以齊破秦為之頓劍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

陸深曰晉楚強故不能制婉言以動之不走且走活看是言不走彼則走此必不聽趙也

頓下也

穆文熙曰上言助趙伐齊有五不可下言善齊則保安邑而取

付亮

上黨皆以利害劫之也然安邑屬魏上黨屬韓與齊何與而乃欲竊之以獲利乎吾惑之

五也秦得安邑

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

善齊以安之亦必無

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

言可取

夫取三晉

之腸胃

安邑上黨如之

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

必之漱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

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

秦客卿造

造其名

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

借以

制天下之權

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

益以齊地

長小國

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

恤而莫之據也

言近于憂無援國可恃

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

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

為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

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

帝王今攻齊此君

謂燕相

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

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

惠王在昭王前有誤

成昭王之功除萬

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

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

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後雖悔之

君悉燕兵以下
乃正意君獲侯
也

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即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
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為萬乘達途於
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
無他慮也

楚黃歇說秦昭王

此春申君
未封時書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
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
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
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常有也先帝文王

惠文王

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

不與

以絕從親之要

約也

今王使成橋

秦人守

待事於韓成橋已入北燕

使燕入
朝於秦

是王不用甲不伸

威而出百里之地

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

魏邑酸棗虛桃

人楚燕之兵雲翔散也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

一段

一段

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

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

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鍾惠

三段

穆文熙曰以上言秦之強及有戰功當慎重以保終始

又曰此言智伯夫差恃功之害吳大國故獨結之

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可畏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陵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

又曰此言韓魏仇秦不可借以攻楚亦不可由其地以出兵而楚地又不可出兵皆極理勢

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上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狐為妖者無所食無所依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

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魏韓必躡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錕、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地。齊人南面泗水，必舉。王破楚於以肥，韓魏于中。

陸深曰：當時齊最大，又提出作一折，最有輕重。

張居正曰：此處深中事機，不覺傾聽。

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敵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齊魏得地葆保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猶地於楚，訕猶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比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

七推策集卷二

十一

蕭構

收拾步步漸緊

韓魏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

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

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巨是燕趙

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

齊楚。持劫之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

段產越人說新城君

段產秦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芋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為

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郎同漢官表注主郎內諸官

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

也。

又說

段干越人魏人今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

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學出于造父者得稱為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

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然王良弟子曰馬千里

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四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

子纏牽長也。纏索也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

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

戎未常相以其不釋塞者。言障之于王不解是纏牽長也。詳

吳師道曰上章為議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短於用已皆不見芋戎寵衰之意

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睢得而問之

范睢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子魏人因王稽人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

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

利達其道若將弗行則又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

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

於有罪今臣之貧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

陸深曰此下四段可通作一篇

豈敢以疑事宜試于主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

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于王前耶言薦任者得人無有前后反覆獨不

可重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不能別之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

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天下有明主則

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

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

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

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
意者。臣愚而不闔同合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
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
見足下。書上秦王說之。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論遠交近攻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
義渠之事急。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
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猶閔傷然不敏。自傷見敬執賓
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

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
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
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
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
而釣於渭陽之濱。且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
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
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
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
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

張居正曰非有所畏句乃患憂恥三句之綱死不為患三句又為三段之綱

事處人骨肉之間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

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

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

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

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

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

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

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

臣何患乎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

蓼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

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

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

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

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一子無補于時猶為之今

為而有補故以為榮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

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蹙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就

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

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聞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

患憂恥三段相照

恩汗也免也

穆文熙曰睢懇切數百語無非激發秦王欲得此語過此然後惟吾所言無不聽矣榮士之術深哉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

駑本馬借言其不狡

此言穰侯失計而以齊人伐楚之失明之

多以當諸侯譬如施韓盧而逐駑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已少出師而使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于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側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

曰扶通作膚

露疲敵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

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

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

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

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

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

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

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

虛丘墟

鮑彪曰遠交近攻睢之計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復

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若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其策為上其次之其可也

穆文熙曰睢謂親魏非真親伐乃直伐也惟親之乃可伐之也彪論非是

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

曰唯復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

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于韓王曰

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策

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

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

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危言論太后穰侯高陵涇陽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

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

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不白王而擅遣使于外涇陽華

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

焉得不傾而今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

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于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戰敗則

穆文熙曰此又特言穰侯者穰侯妬賢又多才智不亟斃之必

剖其地剖符於天下謂軍符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

反傷也

怨結于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詩逸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

主淖齒管齊之權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

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

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

類已臣今見王獨立于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

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

侯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

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吳師道曰睢欲言太后穰侯先以摩切秦王王既悉以許其盡言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

范睢再論三貴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名地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

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

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

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

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常聞

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

而趨負之如輿載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

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稱猶等也

不稱瓢為器則已

謂比國于瓢

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

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

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

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

臣必見王獨立于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

國者非王子孫也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魏齊魏相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

鮑彪曰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睢說昭王乃以太后為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徐無鬼曰在左為駮在右為御

鮑彪曰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閒暇宜數聞之

吳師道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稱惡當時動以虎狼目之蓋聖賢之所絕也凡委質于國

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

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

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堆琴對曰：王

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

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

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駮

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

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

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

有雖有佳言忠言皆不得在君子之科

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

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

願王之勿易也。

庸芮止秦太后殉葬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今日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為魏子說太后

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

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

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

穆文熙曰：死之無知，婦人何足以知之？太后雖強言無知而實畏其有知也。

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
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
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剖地而
以自贖于王幾剖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
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則王之所求於韓者
盡可得也

應侯論平原君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
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
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
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于名不知其實也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穆文熙曰降主
父乃李兌事何
以為平原此亦
無論有無大抵
人之徒有名而
無實者皆朴類
也然物之朴易
辨而人之朴難
識矣

又云狗以槩士
嗜大甚矣睢之
受金被罪或以
自喻乎士之不
為狗者獨無魯
仲連在耶

穆文熙曰此處
原文有誤意遂
不通今為倒一
句

吳師道曰六國
如連雞群士如
鬪狗所以虎狼
秦張頤哆其口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言與之和好若昆弟令人復載五千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

之士大相與鬪矣。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客勸應侯無亡趙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

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幾

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求和因以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

功雖不為之下

應侯偽言不憂汝南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秦昭王謂應侯曰

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

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

公之愛子衍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

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

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常為子此臣應侯子餘也此時無地為子

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

任之餘臣何為憂秦主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曰今

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

言不憂此其情也問其心誠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

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

天下莫不聞而况于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

元作為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逆節著誅奪君

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

穆文熙曰應侯失汝南不憂原非其情故秦王疑之竟為蒙傲所賣故君子貴真實哉

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汝南民爲韓虜獲者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陸深曰：敘事典，勦切至。

王陵

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相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穆文熙曰：詳觀前後，蓋應侯既

許趙和以阻撓武安而又勸秦王強起武安以重其罪而杜郵之禍始成矣雖直殺起哉

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眾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王命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項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譖諛用事良臣斥斥亦疎疎亦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

倍與背同梁橋也

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城邑在後發故言倍

梁焚舟以專民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孤勢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

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

鮑彪曰：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假使再起，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君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

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僑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

吳師道曰應侯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者為此也大事記謂起之死皆雖之力鮑可謂不探其心矣

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夫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猶威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雎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

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

曰：某夕某孺子。婦人之美稱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

妻已去，愛妻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有也，言父雖令而非其所欲，故今之

勿思則欲教猶告之者，人心固有。其告雖非至親，令必

也。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其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

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且君擅王輕下之

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探椎，眾口所移，母翼而飛

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

此處有缺文某士以下似有此言有必行也一句

榮中多此雙喻文法遠難祖之

稽杜摯稽之副也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

蘇子勸秦勿攻趙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

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

而辭順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今用兵

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趙怒必于其已邑必欲戰服使為

已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時攻邯鄲不語曰戰勝

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功大而權輕者

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為不可得

無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故知乎微之為著者強察

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

秦王曰寡人衆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

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昔

者秦人下兵攻懷屬河內服其人趙奢鮑佞將楚有四

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

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不隨擊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

憎懷而愛秦耶亡其有無亦云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

知補三國之兵因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為能知秦之

楊文熙曰蘇子也
數語可作名言
誰謂縱橫家皆
捭闔也

不可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客說秦王以破從之策

張儀說秦王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后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

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

亦當死雖然言已未臣願悉言所聞悉詳大王裁其

罪裁制臣聞天下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報五十九年與

臣竊笑之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

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園倉空虛

穆文熙曰此篇大都言秦之謀臣不忠及夫伯王之道其病皆在使諸侯得合從焉故欲伸說以破之

非字貫二句

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白刃在前斧質在後

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也非其百姓不能死

也其上不殺也言亦殺之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

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

師數百萬名言有勇秦之號今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與言與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然

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疇耕

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

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

首段言謀臣不盡其心以激怒之

七律宋集卷三

三十一

竹苑

次言齊閔王一戰而亡以聳動之

即清濟濁河

此言秦一失伯王之道

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地廣

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今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

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一戰

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

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

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頃亡

走東伏於陳起見白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其拔

燕強于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舉猶行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

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社主置宗

廟今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

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之所大王

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

可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舉

魏則二國不通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荆孤東以

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一失伯王之道

三失伯王之道

今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壽剛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潑病於內潑即露耳故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邯鄲不守拔邯鄲引軍而去西攻脩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

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元作池以北中有中沱在代

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

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

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

魏氏流猶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

須須胥同待也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

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

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

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

陸深曰此下三段只就伐趙一段內發揮收拾甚是爽勁

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

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願大王有以慮

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

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

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

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素為之戰非金革也

一日破紂之國。甲子日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

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王

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王錯龜。錯措同

數策。以著筮也占兆。灼龜析處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

而使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

魏背之。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

之功。今臣昧死。自言不知死所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

之從。舉謂一舉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

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

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

鮑彪曰：此士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

之惜哉所稱謀臣范睢也

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主言以為首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

燕人

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鬲於涂

鬲鼎也人奪之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

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

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

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

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

陸深曰此數語乃一篇綱領

穆文熙曰澤之宣言守相長揖不拜其對曰然九皆兵法所謂

奪氣之法以下皆盛衰倚伏之理深中睢心故睢自不得不輸服耳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

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

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

辯智者志期得此

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

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母絕

豈非道之符行道之效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

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

統緒也孟垂統同

又云以下利害較然讀之令人廩廩有懼色

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已竭母二盡公不還反顧私設刀

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

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

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

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

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同困辱悉忠而不解懈王雖亡

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

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

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

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

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孝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

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

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賊之如刑戮詬辱之

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

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

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

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

穆文熙曰談吐及此若刀鋒急利直排大窾不由應侯不稱善焉

又云未知何如
一句乃睢心事

固信也殖阜也

又說至此極矣
下雖有數百語
無加也

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
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
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
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
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于有道之士。為
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
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
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
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

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
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
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
九國。吳王夫差無敵于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
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于庸夫。此
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平權
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
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功已

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
 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
 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
 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
 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
 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于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
 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
 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豨章初也造邑辟地

穆文熙曰世人皆謂澤雄辯能奪睚相印而不知睚之得全首領獨以功名終者皆澤之力也澤善說睚而睚善用澤兩人皆奇士而睚尤奇

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
 踐終拮也轍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
 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
 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
 或欲分功分勝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三晉之路
 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
 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

鮑彪曰周衰辨士皆矜才角智趨於利而已惟澤為近道得明哲保身之策

吳師道曰澤知范睢內慙故西入秦志在奪相揚雄所謂檻其

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智趨利之尤者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

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此與蔡澤傳大同然傳稍有繁冗不如策文清勁

呂不韋計令異人還秦

濮陽人呂不韋賈于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

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

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困疾作

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后願往

事之為事猶秦子異人質于趙處於扁城趙地故往說

之曰子侯

異人異母兄

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

母於中

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

外託於不可知之國

史言趙不禮之

穆文熙曰不韋先以死懼陽泉君次復說以立異人之利如以巨挺發洪鍾安得不響然乎

故禍福未可知也

一日倍約身為糞土

弃死且賤也

今子聽吾計

事求歸

以求歸為事

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

乃說秦王后

孝文后華陽夫人

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

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

太子子侯

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

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

卵而不壽於朝生

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

說有可以一切

而使君富貴千萬歲

衍其字

寧於大山四維

四方之隅不可

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

離席前請

請聞其說不

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

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

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子內引領西

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

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人說王后王

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

之寵子也無母子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

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是抱空肩也出盾本以交

故曰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好今不能然是不敢倍

德畔施是自為德講講好于趙趙乃遣之異人至不

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王后說其狀高其智

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

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常無師傅所教學不習于誦王

罷之乃留止止宮問曰問政事陛下常軼車於趙矣

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

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問臣恐其皆有

軼車句謂曾居趙

穆文熙曰不韋教異人間出奇語以聳動秦王故秦王終立異人

彪曰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贏而飲酖于蜀於是知有天道矣

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

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

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

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甘羅說張唐相燕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二年

而燕太子質于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張唐辭

曰燕者必徑于趙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

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庶子掌諸侯卿大夫

高誘曰少無子
官名羅文信家
臣也

穆文熙曰甘羅
說詞直捷立行
張唐而割趙五
縣可謂說客之

雄而童子豈應
有此也異哉

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本剛成君蔡澤事
燕三至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
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
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彙列子有問日出
者豈其人乎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
臣矣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
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
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
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
于秦孰與文信

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
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
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
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

請于
文信

今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

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趙

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

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

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

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
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
谷幽州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始皇帝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
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
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
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

陸深曰先激之
而後信其說

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鉞挂耨之勞而有
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
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
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

悖輒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

而掩于母帝迂太后于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

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胃
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

穆文熙曰始皇
志在兼併故茅
焦恐之以諸侯
倍判頓子愧之
以威不掩於山
東皆說客之攻
心者也故其說
得行而豈真有
所感悟乎

鮑彪曰頓子之義高于范睢而其說過之遠矣措其不知權上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者蓋嘗連視之蔑如矣

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常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魏燕趙韓頓子之說也。

韓非短姚賈于秦王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于內財力困也而百姓

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

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

其衣，舞一作以其劍以其劍。以王衣衣之以王劍，賜之寵之也。姚賈辭行，絕

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

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

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

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于諸侯，願王察之。且

梁監門子常盜于梁，臣于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

日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屬

穆文熙曰士之用世以才而非乃短姚賈之行不達已甚且非

短賈則李斯安得不短非此非之所以殺身也

同。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

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

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常求售與人，文王用之

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蓋鄙鄙之人為賈者，南陽之敝幽

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

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醜辱

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卜隨務光申

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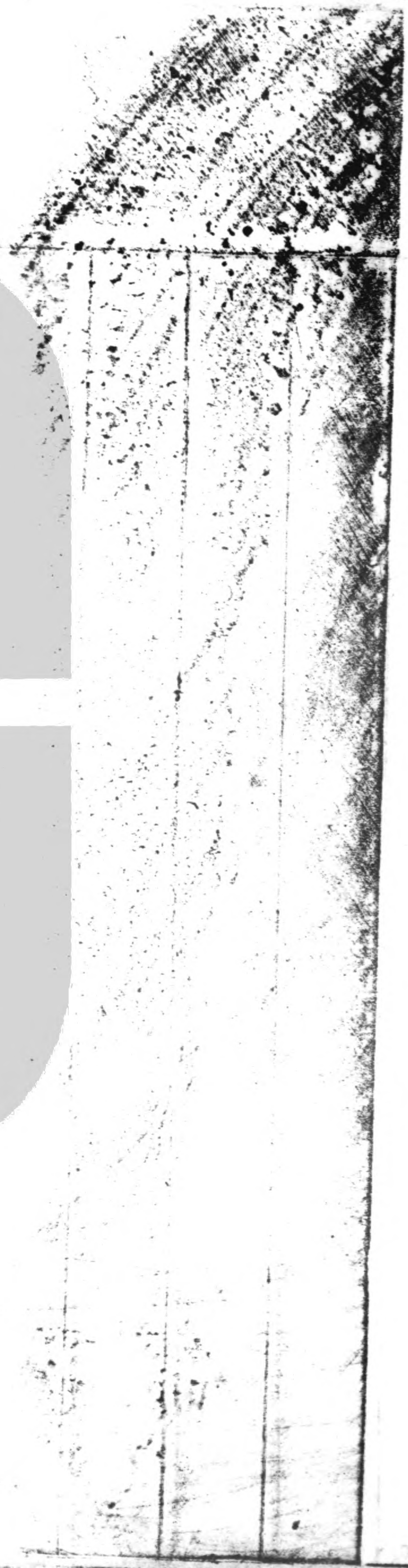
察其為已用，汗者非者雖不取不聽，故可以存社稷

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

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

姚賈而誅韓非。

七雄策纂卷二終



方

國

